

英国姑娘简·年轻美貌又正直善良，许多男人为她倾倒，可是她只钟情于比自己年长十来岁的美国人艾利斯。后来，简得知自己的意中人竟是个中央情报局间谍，一气之下便毅然地嫁给了艾利斯的情敌让·皮埃尔——一位英俊的法国青年医生……

两个间谍

与一个女人

〔美〕肯·福莱特·著 鲍明如·译



足以与他的《针眼》之出色悬念相匹敌

世界十大畅销书

LIANG GE JIAN DI YU
YU YI GE NU REN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LIANG GE JIAN DI YU
YI GE NU REN

NEW BOOK

两个间谍与一个女人

(美)肯·福莱特●著 鲍如明●译

LIANG GE JIAN DI YU YI GE NU REN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徐华龙

封面设计：王申生

两个间谍与一个女人

〔英〕肯·福莱特 著 鲍明如 译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12.75 插页2 字数280,000
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11-207-X/I·118 定价：3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作者肯·福莱特是英国著名的记者兼作家。

本书是部十足的悬念小说，浪漫、冒险、富有异国情调，既有可读性又格调不俗。它描写了现代化战争中的国际间谍战及其爱情故事。

根据美国 SIGNET 出版公司 1986年11月 版译出。

确实存在几个组织，它们派遣志愿医生去阿富汗，但是“自由医生协会”是虚构的。本书提到的地点也都是确有其地的，除去两个名叫邦达与达格的村庄，它们是虚构的。除了马苏德，其他的人物都不是真的。

虽然我曾尽力使得背景真实可信，但这毕竟是项富于想象力的工作，因此，务请读者勿将其视为有关阿富汗、或任何其他事情的可信的信息来源。读者欲想进一步了解情况，可以参考有关资料。

处，你怕是放不下这本书。

本书中的注释，均为译者所加；冯鹏年同志于百忙之中校阅了本书前半部，在此致谢。

言 前

译 者

1988年4月

第一 部

1 9 8 1

1

想要除掉阿迈特·伊尔马的，是一伙严肃而又危险的人。他们是土耳其流亡学生，目前栖身巴黎。他们已经谋杀过一位土耳其使馆官员，用燃烧弹焚毁了土耳其航空公司一位资深董事的宅邸。他们将伊尔马选定为下一个目标，是因为第一，他是军事独裁政权的有钱支持者；第二，他居住在巴黎，行动起来方便。他的住处与办公地点把守得都很严，连他的梅塞德斯牌轿车都安上了装甲。但是学生们深信，任何男人都少不了会有弱点，而这种弱点一般来说往往是女人。对于伊尔马，他们的估计没有错。对他进行了几周的监视之后，便发现伊尔马每周有两、三个晚上要驾着他仆人用来购物的雷诺牌客货两用车离家外出，来到第15区一条巷子，与一位同他相爱的年轻美貌的土耳其女人幽会。

学生们决定，待伊尔马安歇下来后，在雷诺车上安上一颗炸弹。

他们知道可以从哪儿弄到爆炸物。神父梅久·高齐是科西嘉人，他的几个儿子中，有一个名叫佩佩·高齐的，是个武器商人。他愿意卖给无论什么人，不过他更喜欢与政治主顾打交道，因为——正如他所爽快地供认的——“为理想而奋斗的人能出更高的价钱”。在这批土耳其学生前几起行动中，他曾经周全过他们。

在“汽车爆炸计划”中，有一个意外的困难。通常，伊尔马总是独自开着雷诺车离开那姑娘的住处，但并不总是如此。有时候，他会带她出去吃晚饭。她也常常开车出去半个小时，回来时带着面包、水果、奶酪与葡萄酒，很明显，是想痛痛快快地吃喝一顿。偶尔，伊尔马还会搭一辆出租车回家，而那部车便借给姑娘用上一、两天。学生们与所有的恐怖分子一样，是相当罗曼谛克的，他们不情愿杀害一位如花似玉般的女性，她唯一的过错是欣然爱上了一位不值得她爱的男人，而这一点是可以得到原谅的。

他们以民主的方式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难题。他们所有的决定都是经过投票作出的，而不是由头头说了算，但是在他们中间，依然有那么一个人，他突出的个性与能力使他处于支配性地位。他的名字叫做拉米·科斯昆，他年轻英俊，好动感情，两撇髭须很浓，双眼中闪射出某种视死如归的目光。正是由于他精力过人，遇事决断，才使前两次计划得以实施，尽管当时困难重重，险象丛生。拉米提议去请教一位炸弹专家。

起初，别的人都不喜欢这个主意。他们问，找谁他们信得过呢？拉米提到一个叫艾利斯·特勒的美国人。他自称是个诗人，其实，靠讲授英语课谋生，他是应征在越南服役期间学会搞爆破的。拉米与他结识已有一年左右，那是因为他们曾在一家短命的革命报纸《起义者》中共事过，他们又一起组织过一次诗歌朗诵会，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募捐。拉米对于土耳其国内的事态发展感到愤愤不已，他恨对此负有罪责的野蛮人。艾利斯似乎很理解拉米的这种感情。也有几个学生对艾利斯略有所闻，那是因为他参加过几次游行示威，他们便以为他是个大学毕业生，或是位年轻的教授。不过，

他们仍然不情愿请一位非土耳其人参与其事；但是拉米一再坚持，结果他们也就应允了。

关于他们的难题，艾利斯立即提出了解决办法。他说，炸弹上必须要有一个用无线电操纵的起爆装置。而拉米，可以在那姑娘住的公寓对面找一间房子，也可以坐在一辆停靠在路边的汽车中，监视那辆雷诺车。拉米的手中将握有一只微型无线电发送器，大小与香烟盒差不多，这种发送器一般用于打开车库的自动门。若是伊尔马独自一人钻进汽车，拉米便按一下发送器上的按钮，无线电信号便会使炸弹上的一只开关合拢，这样，一旦伊尔马发动引擎，它便会爆炸。当然啦，如果姑娘到车子里来，拉米便不按那只按钮，她完全可以安然无恙地驾车行驶。只要不去引爆它，炸弹便是安全的。“不按，不炸。”艾利斯说。

拉米看中了这个主意，并且问艾利斯，他是否愿意与佩佩·高齐合作，做这只炸弹。

“那还用说。”艾利斯回答。

接着，又出现了一道意外的难题。

“我有个朋友，”拉米说，“他想见见你们。”你们指的是艾利斯与佩佩。“实话说吧，你们必须要见见他，否则，这笔买卖便做不成了；因为，正是这位朋友提供金钱，供我们购买爆炸物、汽车、枪支，供我们行贿以及派其他用场。”

“他为什么想见我们呢？”艾利斯与佩佩很想知道。

“他需要确信，炸弹是有效的；他还需要感觉到你们是信得过的。”拉米抱歉地说，“你们要做的，只是将炸弹带给他看看，向他说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，以及握握他的手，让他亲眼见见你们。我们的事情成不成，便看他的了。”

“这对我来讲，没什么不方便的。”艾利斯说。

佩佩有些犹豫。他既想通过这笔交易赚到钱，又不想见到生人。他永远想弄到钱，正如猪永远想弄到吃的。

艾利斯规劝他道：“听着，这些学生团体与春天里的含羞草一般，开了又谢；至于拉米，用不了多久，定会消失。但是，倘若你结识了他的‘朋友’，那么，在拉米去了之后，你的生意仍可继续下去。”

“你是对的。”佩佩说。他并非天才，能把握住做生意的妙谛。但是，只要简单地提示一下，他便能领会。

艾利斯告诉拉米，佩佩业已允诺，于是拉米选定一个地点，约好下个星期天三个人会面。

* * *

那天清晨，艾利斯是在简的床上陡然醒来的，他只感到心惊肉跳，似乎做了一个恶梦。转瞬之间，他想起了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紧张。

他瞥了一眼钟，时间还早，便在心中回忆他的计划。倘若一切进行顺利，那么，今天可能便是他一年多以来煞费苦心的工作取得胜利成果的一天。若是在今天收场时，他有幸还活着，他将能与简分享这一胜利。

他转过头去张望她。他动作轻柔，唯恐弄醒她。他不觉心跳加快，每当他凝神欣赏她的秀色时，都免不了如此。她身子仰卧，鼻子朝天，她云鬓散乱，如黑漆，如鸟翅，铺于枕上。她樱口微开，双唇丰满。这是何等令人动情的唇，吻过他多少次啊。

似这般，无限爱怜地凝视她恬静的睡姿，是罕有的艳福。而平日里，她是一刻也不肯安生的——欢笑，撇嘴，做怪相，表示惊奇、怀疑或同情。最常见到的则是调皮地一

笑，恰似一个淘气的小男孩，刚刚恶作剧得逞，洋洋得意。唯有当她入睡，或是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时，她才是这般模样；然而，他最为钟爱她的，也就是这种时候，她没有半点的戒意，没有丝毫的察觉。但是，她楚楚动人的睡姿却令人隐约地感到，在她平静的容貌之下，潜藏着缓慢燃烧着的、炽热的火焰。望着望着，他忍不住便想伸过手去抚摸她。

这种心情曾经使他感到惊奇。当他抵达巴黎之后不久第一次遇见她时，将他当作那种典型的好事者。这种人你总可以在各国首都找到，他们不外乎是些年轻人或激进分子，统领着形形色色的团体，组织多种多样的运动，反对种族隔离政策，反对核灾祸，组织声援萨尔瓦多人民或是抗议水污染方面的游行示威，为乍得饥饿的灾民募捐，或是替一位天才的年轻制片人吹嘘。她风姿绰约，令人销魂，人们趋之若鹜。她的狂想，使他们十二分精神地投入这些活动之中。他起先约过她两次，仅仅是想欣赏一位美丽的姑娘如何吞下牛排；而后——他怎么也回想不出，究竟这是如何发生的——他发现，在这位敏感的姑娘身心之中，还存在着一个充满激情的妇人，他堕入了情网。

环视这套小单元居室，他欣喜地注目着一些眼熟的物品，它们表明，这里是她的。桌上有一盏用中国花瓶制作的美丽台灯；书橱里多是关于经济学与世界饥饿方面的书；靠墙放着一只大沙发，人坐下去便埋了进去。墙上挂着她父亲的照片，他相貌堂堂，穿的是双排钮扣上衣，约摸是在他六十岁时拍的；一只银杯，是她在1971年蒲公英赛马大奖赛中赢得的，那是在十年以前，当时她年方十三，而我，却已二十有三；而当她在汉普郡(英国)赢得奖杯时，我却在老挝，沿着胡志明小道埋设杀伤地雷。

约摸一年之前，她方才由郊区迁来，那时，他头一次见到这套公寓，里面差不多是空空荡荡的。它仅仅是一个小亭子间，带有一间小厨房，一小间淋浴室，楼下有一间厕所。渐渐地，她将这一小套积满污垢的阁楼间改变成令人神往的小窝。她擅长将法语与俄语译为英语，作为一名译员，她挣得一份丰厚的薪金，然而她要缴纳高额的租金，因为这套公寓位于圣米歇尔林荫大道附近。所以，她买东西都筹划再三，尽量多省下些钱，只买了张桃花心木餐桌，一对过了时的床架，以及伊朗大布里士出产的地毯。她正是他父亲提到过的那种美丽的少妇。“你会喜欢她的，爸爸，”艾利斯思忖道，“你一见到她，便会热心赞同我们相好的。”

他侧过身子，将脸对着她。这么一翻身，便将她弄醒了，其实，他就知道会这样。她朦朦胧胧地睁开两只蓝色的大眼睛，茫然地盯住天花板，少时，才微微一笑，转眼看看他，就势滚到他的怀中。“哈罗！”她耳语道。于是他们的嘴唇贴到了一处。

须臾，她开始骚动了。“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她喃喃地问道。

“星期天。”

“这个星期天轮到你做中饭。”

“我不曾忘记。”

“那好！”停顿了一下，她又问，“你打算给我弄些什么吃的？”

“牛排、土豆、豌豆、奶酪、草莓，还有钱蒂利牌奶油。”

她仰起头来，笑道：“你就会弄这些！”

“谁说的，上次我们吃的是法式蚕豆。”

“上次你忘啦，我们是上馆子去吃的。你的菜单上还有什么新花样？”

“嗯，等一等，让我想一想。我们讲好过，每个人隔一个星期天做一次中饭，谁也没有说过每次中饭都要不同。”她向他身上一扑，佯装输了。

他心里一直记住今天的事情。他需要她无意识的合作，眼下，到请她帮忙的时候了。“今天，我必须去见拉米。”他开始说。

“行，我到你那里去见你。”

“如果早一点到那里你没有意见的话，可以替我做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做中饭呀。不，不！刚才是开玩笑。我要你帮我一起耍弄一个小小的阴谋。”

“说下去。”

“今天是拉米的生日，他的哥哥穆斯塔法已经来到市里，但是他不知道。”艾利斯口里说着，心里却在想道，“倘若这次事情办得顺利，我再也不对你撒谎了。”想毕，他接着说：“我要叫穆斯塔法出其不意地在拉米的生日午宴上露面。但是我要有人与我合谋。”

“这件事很好玩。”说罢，从他身上翻滚下来，交叉着两腿，坐直起身。她的两只乳房宛若苹果，圆润而光洁，而且非常坚挺。一束头发垂下，飘荡在两只乳头前面，“要我做什么呢？”

“事情很简单，我自然要告诉穆斯塔法上哪儿去，但是拉米还没有拿定主意，去哪里举办午宴。这样，我便只好到最后一分钟将信息传给穆斯塔法。讨厌的是，待我打电话

时，拉米大概就在我身边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。我就乱扯一气，你什么也不要管，只须记住地址，然后便打电话给穆斯塔法，告诉他地址，以及如何走法。”先前，艾利斯在心中编造出这一套时，仿佛很讲得过去，此刻，却显得十分荒唐，毫无道理了。

不过，简似乎没有多心。“这件事情很简单。”她说。

“那好。”艾利斯应声说道，竭力掩饰住松了一口气的心情。

“那么，你打完电话之后，再过多少时间回家呢？”

“不到一小时。我要等一会儿，看看热闹，不过我不在那里吃午饭。”

简若有所思地望望他：“他们约了你，却没有请我。”

艾利斯耸耸肩：“依我看，这是穆斯林的规矩。”他伸手到床边小桌上取过拍纸簿，写下了穆斯塔法，以及电话号码。

简从床上站起身，穿过房间，向淋浴间走去。推开门后，她打开了水龙头。她心境变了，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。

艾利斯问道：“你又怎么不顺心啦？”

“我没有不顺心，”她答道，“有时候，我不喜欢你的朋友们对待我的方式。”

“可你知道，土耳其人是怎么看待姑娘们的。”

“一点不错——看待姑娘们。但是他们不反对会见有身份的妇女，可我只是个姑娘。”

艾利斯叹了口气：“因为几个大男子主义者的陈腐态度，便恼火了，这不象你的为人。你到底要告诉我一些什